

國學小叢書

經學史論

本田成之著
江俠菴譯

主譯著者
編述者
王雲五

本田成之

江俠菴

小國學經學史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二二六七三)

二四五四上

國學叢書 經學史論一冊

每册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本田成之

譯述者 江俠菴

主編人兼發行人 王雲五

新華書局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商 务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上 海 河 南 路
上 海 河 南 路
五

譯者序

這部書，是日本支那學家本田成之學士所作的。原名『支那經學史論』，大體是從客觀上研究諸經書的性質，和牠的起源，編纂，改竄，注釋的過程。並闡明牠因社會環境的條件，而形成這思想，復由這思想，而構成中國道德，倫理，政治，法制，風俗，習慣的因果關係，及歷代盛衰變遷的所以。

經學在中國的地位，實爲社會思想的中心。假如不懂牠，就不能明白中國道德，倫理，政治，法制，風俗，和習慣構成的真相。而觀察必至於誤謬。經學在考古上頭，是最希罕的材料。可是若不從新做嚴格的估値，定會錯認牠的著成年代，隨便徵引，也是枉做工夫。這部書就是所以說明這種種問題的。

近年來，西儒治中國古學的不少，成績也很高。日本人的努力，又在西人之上，自內藤狩野等，提倡以來，團體很大；名曰支那學派。那是最值得注意的事。他們是拿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的古學。他的團體中，秀出的有三二十人，每人著作，少的數樁，多的至數十種。本田學士，是其中健者之一。他所

發表的，除本書外，其他關於支那學的論文：有孟子書說，荀子經說，古禮說，左傳禮說，在支那思想上的鴻範，禮運和秦漢時代儒家，見於楚辭的思想，司馬遷的歷史觀，見於左傳的女子，儒家和法家的關係，經學和文學，釋富等，可以窺他思想傾向的一斑了。

這部書的敘述，是提綱挈領，指示因果關係的要點。不是用歸納法來下嚴格的斷案。但我們應該明白牠：一、因所涉方面太闊，時代太長，不容易做。二、牠在他們國內，已形成同一傾向的空氣，所以只引某人學說便夠了。要之在那乾燥無味的經學，他却說得醇醇有味，生趣盎然，是令我佩服的。至少牠給我們新穎的暗示，可以打破數千年來因襲的成見罷。但我們還須努力去研究，看牠主張對不對，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結論呵！

不過我對於本書，似覺還有多少，未十分慎重：一、牠已斷定春秋，不是孔子作的了，却大膽說，在孟子時，由七十子後學探孔子的意志而作的，又承認孔子志在春秋。二、牠說周禮一書，含有周初至戰國晚年的制度。我覺證據太薄，而在後一層，尤與事實不符。關於這點，我打算作論文來說明一下。但自大體看來，本書畢竟是開拓我們見地，是一部很好的書呵！

目次

譯者序

緒言

第一章 經學的起源

第一節 經名的由來

五

第二節 上代的教學總說

一六

第三節 明堂教學時代

二二

第四節 太史教學時代

三八

第五節 序序學校時代

四六

第六節 大司樂時代

五五

第二章 經學內容的成立

六八

第一編	詩書禮樂	六八
第二節	七十子後學者和春秋	七五
第三節	春秋傳的興起	八八
第四節	周易的興起	一〇〇
第三章	秦漢的經學	
第一節	異端雜說的興起	一一七
第二節	漢初的經學	一二七
第三節	傳統和訓詁	一三三
第四節	齊學的旺盛	一四〇
第四章	後漢的經學	
第一節	總說	一八九
第二節	師法及家法	一九五

第三節 古文學的興起.....一一〇

第五章 三國六朝時代的經學.....一二〇

第一節 三國時代.....一一〇

第二節 晉的經學.....一一一

第三節 南北朝的經學.....一一五

第六章 唐宋元明的經學.....一二六五

第一節 唐的經學.....一二六五

第二節 五經正義.....一七〇

第三節 宋的經學.....一八一

第四節 元明的經學.....一九八

第七章 清朝的經學.....二〇七

第一節 清初的經學.....二〇七

第二節 乾嘉時代的經學

三一六

第三節 道咸以後的經學

三四一

經學史論

緒言

所謂經學不是今日文學和哲學一類的名詞，而是研究四書五經的聖賢之道。其中道理，要不外人生底目的，和理想如何罷了。進一步說，經學是將今日的學問，宗教，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治做一爐，這樣可稱做廣義的人生教育學。經學是在中國發生，能適應於中國特有的社會組織，固不消說。即對於其他社會，和其他種族，也是很好的教訓。恰像西洋的宗教，和倫理道德，也可為東方師法一樣。不過中國在上代，已達到高度的文化。或者他國所未能發見的哲理，在中國經學中，却蘊藏着很多哩。

聖賢之道，是應於人生的要求而發生，應於時而變遷的。唐韓昌黎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次第傳來，自孔子至孟軻，叫做傳受心法。試想瀉一器之水，到其他各器，那有單純的呢。從上古至孔子之道，已是變化非常。自孔子至孟子，自孟子至荀子，當然各有非常的差別了。經書大抵自荀子傳來，但那等差異之道，應該同時混在經書，我特就那事，而試行考察『經學的起原』。卽堯舜事蹟，半屬神話傳說而不明，在殷時代，由巫底宗教的方法，而支配人民了。到周始能有史，以武術教練及音樂，做教學之道。自是專把音樂，舞容，爲人物養成的最上手段的時代。想這是孔子的禮樂的基礎，其間從明堂諸種學校出來。

從來說孔子刪定六經，甚至謂其作春秋。但我以爲孔子時，未能有六經，只有詩三百，和書的幾分而已。然也只拿牠做參考，沒有何等重大的意味。孔子是謹厚者，據他說：思不出其位，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述而不作。這若果是真的，則天子之事的春秋，不能說是孔子所作的。大概在孟子時，七十子後學某人，探孔子的意志，因託他的名而作的罷。自孟子時，左傳和周易，都已完成，而易尙未入於儒家。荀子以後，三禮之書，次第編定，六經於是始告成立。

秦漢之際，儒家和方士，有密接的關係。又荀子以後，把法家思想，入於儒家的，有公羊穀梁二傳。

的發生。在前漢，齊學盛行，以讖緯和方士之說，爲通經致用之術。又貴訓詁，重師法家法，但也有相當的自由。其陰陽災異之說，想和儒家本來的學說，沒有相反。

以後自後漢逐代論經學的變遷，唐殊述得簡略，因那時只有啖助、陸淳等的異說，實是穀梁傳的復興。在宋述其道學，不是和經學完全沒有關係。在明述其學問滅息，而倫理學說，沒有傳者。至清而漢學復興，其研究方法，是根據科學和實證的原則，在學問上，興味特多，且比較述得詳細。

回想我於明治四十二年，入京大文科，在狩野先生和高瀨先生指導之下，專攻支那哲學。同時又曾旁聽內藤先生、鈴木先生、富岡先生的講義。在學生時，我已把明儒哲學的發見，連月寄稿到哲學雜誌。及進而讀十三經注疏，所讀的恰是周禮儀禮的疏文，已覺內容浩瀚，未易觀摩。在日本學界有言，若未涉獵過正續皇清經解全書者，不足以語漢學。因此我嘗披覽該籍，真覺浩如煙海，多歧亡羊呵！自是漸覺醇釀有味，從讀注疏或經解中，每有鑿勺的意見湧現出來，自大正四五年間，稍書所見，發表於藝文。未幾以餉口四方，未遑研究，在後因同情於支那學，鼎力刊行，不能不按月撰述，發表愚見。雖然在後覆閱，不免有汗顏的地方，但宏文堂主人，曾不以此見棄，已統刊入支那學雜誌中了。

本夏欲利用暑中休暇，急行整理，把前刊在藝文和文學的舊稿，加以訂正，並加入新撰的拙作。今已完全做好，內中且有全改舊說的！原來經學這東西，若不通中國的天文、曆數、歷史、地理、宮室制度、音律、聲音、藝術，實不易明白。菲才疎懶如我，而論列中國歷代的經學，豈非僭越。但從來此種書籍，在日本未有刊行，因把經學是如何情狀，爲初學者，示那變遷的一端，乞教於大雅君子云爾。

昭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著者 本田成之

第一章 經學的起原

第一節 經名的由來

甚麼叫做經學？想把一句說話，來下牠的定義，是很不容易的。據史記滑稽列傳說：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又漢書儒林傳說：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這都把經學，看作政治上的工具，而以之爲治國，平天下，和經世濟民的樞機的。可是那政治和經世濟民的必要樞機，內容上廣漠而不易明瞭。今據詩大雅大明說：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他信仰，實在有上帝鬼神，儼然臨着我們之上。那是含着宗教意味。又同上早麓詩說：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這是認出宇宙間因果的法則，行着所謂活潑激地，含有一種哲學的意味。而召南采蘋說：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這又謳歌有容貌的威儀，在朝廷鏞濟底公卿士大夫的。至乎小雅鹿鳴說：

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這又說君臣之間，應該推心置腹，以耽音樂的娛樂，來做最上目的了。

就上文所舉的看來，經學的內容，是很複雜的。固然不可以單說牠是政治學，和宗教或哲學；不可以說是純然道德學。因此我下牠的定義，就是：

經學是在宗教，哲學，政治學，道德學的基礎上頭，而加着文學的藝術的要素；以規定天下，國家，和個人的理想及目的的廣義底人生教育學。

經學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學問，總括中國古來的書籍，那四庫全書的第一庫，就是牠。歷代帝王和宰

相，所經營天下的第一理想標準，必要從經學上來。評定人物甲乙的標準，也以經學上的理想，來做依歸的。中國人日常的風俗習慣的規範，大部分在經學上有根據。比方一件事，若是在經學上沒有根據的，那就失却他的價值了。從這看來，經學在中國，乃是有最大權威者。而從那內容來說，應該說牠是中國民族的哲學，宗教學，和政治，文學的基礎。

喚做經學的成語，應該以見於漢書兒寬傳云：『寬見上，語經學上說之』的話兒，是最先了。考究經字的語原，據說文道：

經，織從絲也，從絲至聲。

這是說織布帛時，排列縱紗的狀態哩。（譯者按，說文『從絲』的從字，該讀若宗，作縱橫的縱字解。現在的人，還喚縱紗做經，實含有古義在。）由那應用來說，便有三：（一）凡經營事物而構成的，喚做經。所以有經綸，經營，經緯等名。詩靈臺說：『經之營之，庶民子來。』易屯卦說：『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周禮序官說：『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謚法說：『經天緯地曰文。』這等便是了。（二）由經營所構成底事物，而帶有規範的，權威的，也喚經。這是含有『常』字的意味，即恆常不變之道及法則。

孟子說：『經德不回，非以干祿。』（盡心下）『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同上）左傳說：『夫禮，天之經，地之誼，民之行也。』（昭公二十五年）又說：『禮經』『武之善經。』（宣公二十年）荀子說：『道經。』（解蔽篇）像那些所謂經，是把牠作道和法則的名詞來用的。（三）更從文籍上說來，對於諸子百家之說，和賢人之書，喚牠做記或傳。而聖人的書，如六經或五經，才喚做經。在階級上來分別，把經作爲最上的聖典的。如今所謂經學，就是指那最後的一種。

總之凡視作最上的聖典，就用經字。這不止儒家爲，然後世釋藏，尤其用得多了。在上代國語之書，有所謂『挾經秉枹。』韋昭注『經，兵書也。』墨子書中有『經』和『經說』之篇。莊子天下篇說：

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管子之書，前九篇叫做經言，以下各篇叫做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等名稱。一書之中，經和傳並收，已有很明白的例證了。韓非子書裏，內儲說上，先述那七術的大要，名喚『右經。』次舉種種的